

又是一年开学季

■陈泽楷(汕头)

妻弟打来电话的时候,我正在阳台给那盆蔫头耷脑的茉莉浇水。他说儿子诺诺新学期就要上初中了,这小子这几晚翻来覆去睡不着,天还没亮还爬起来检查书包,生怕落了什么。我笑了笑,说正常的,当年我们不也是这样。

我边听电话边回头看客厅——女儿正趴在茶几上,对着向表哥借来的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发呆,“三年级上册”几个字被她用手指描了又描。

诺诺是我看着长大的。那年他刚上小学一年级,第一天放学回来,书包带子斜挂在肩膀上,兴奋地跟我说:“姑丈,我今天课堂举手发言了!”小脸通红,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转眼六年过去,他个子快要赶上我了,说话开始变声,偶尔还会冒出几句让人接不上话的见解。小升初这件事,在他心里大概既期盼又忐忑——期盼的是终于成了“小大人”,忐忑的是那片陌生的校园里,不再有熟悉的小伙伴在走廊里喊他的名字。

“昨晚他妈妈帮他准备校服,他说自己来,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书包,拉链拉好,又拉开看了看,再拉上。”妻弟顿了顿,“我站在门口看着,突然觉得孩子好像一下就长大了。”我心里一动,诺诺自小个子较小,想起那年开学,还够不着教室门上的把手,要踮起脚才勉强摸到。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日子慢,一个学期长得望不到头,可回头一看,六年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。

女儿升三年级,倒是一点也不紧

张,反而兴奋得很。她早早就把新书包洗了,挂在阳台上晾着,每天路过都要摸一下,看看干了没有。前天晚上她忽然跑过来问我:“爸爸,三年级是不是要写作文了?”我说是啊。她想了想,一本正经地说:“那我前几天去采访潮菜大师余传招老师,暑假去海边捡的那些贝壳,可以写进去吗?”我点点头,心里却微微有些恍惚——印象里她还在为一加一等于几掰手指头,转眼就要用文字去编织她的世界了。

开学前一夜,家里比往常安静。女儿早早洗了澡,自己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摆在床头,还把一支新铅笔削好。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忽然说:“爸爸,你说三年级的课是不是很难?”我说不会的,只要有心学。她“嗯”了一声,又翻了个身,不说话了。我知道她其实不是害怕,只是心里装着一件大事,像我们大人面对未知时的那些夜晚,安静里藏着轻轻的翻涌。

我坐在书桌前,窗外是初秋夜色,远处的楼宇亮着几盏灯,和我一样不肯睡去。我想起自己小时候,每次开学前一晚,母亲总要帮我把书包包好,一边包一边说:“新学期了,要更用功。”那时候觉得这话年年一样,听得耳朵起茧。现在轮到我做父亲,才明白那句话里其实没有期待,只有一份笨拙的祝愿——愿你平安长大,愿你能在那些崭新的日子里,找到自己的路。

女儿呼吸渐渐均匀,大概是睡着了。我起身去关了客厅的灯,经过她房间门口,看见她抱着从小陪伴她的

玩具熊,嘴角微微翘着,不知梦到了什么。明天早上,她会是三年级的学生了;明天早上,诺诺也会在陌生的校门口攥紧书包带子,深吸一口气,然后大步流星地走进,像六年前那个小不点一样,自己找到他的教室。

又是一年开学季。九月总是慷慨的,它给每个孩子一张崭新的白纸,无论过去写过什么,都可以重新开始。而我们这些站在旁边的大人,不过是看着他们的背影,目送他们走进又一个秋天,走进那些我们曾经走过、却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里。(汕头作协)



刊头题字: 张桂光

广东作家协会指导
总期数 09
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

藏着黄皮香的秋天

■牛耀员

湛江的秋天,总是来得汹涌又漫长。虽然已经立秋,但是湿热还是牢牢裹住整座港城,日间气温常常窜至三十八摄氏度。

南国烈日悬在椰林梢头,光线混着厚重水汽,空气闷得像一间没有开窗的屋子。路口车流不息,电动车来回穿梭,外卖骑手裹着浸透汗水的防晒服穿行街巷。路人匆匆抬手按住遮阳帽,走不出几步,额上的汗珠便滚滚滑落。热风扫过沥青路面,裹挟一股灼人的气息。中铁三局的建设者们身着反光背心,在车流之间来回疏导,提醒行人避开施工围挡。不消半个时辰,汗水浸透衣衫,顺着下颌滴落,在地面留下深色印记。

暑气蒸腾的街巷,自有藏在烟火里的温情。一日午后,暴晒之下闷雷隐隐,空气越发滞重。一位买菜归来的本地阿婆扶着电动车缓缓挪到路边,脸色发白,声音虚弱:“后生仔,能不能讨口水歇歇?”

我立刻上前搀扶,扶她坐在树荫下的石凳,递上一杯凉白开。阿婆小口饮水,许久才缓过精神,慢慢拉起家常。她说起家门口管网改造,出行多有不便,却格外体谅筑路人顶着烈日作业、值守疏导的不易。又闲谈湛江的海、老街的糖水铺,说起自家院子结满枝头的黄皮,言语间尽是本地人独有的温和厚道。

待到体力恢复,阿婆准备动身回家。临走时,她将一篮刚采摘的黄皮放在石台上,不等我开口推辞,便推着电动车走远。果粒饱满,果皮覆着一层薄薄白霜,是独属于湛江秋日的清甜。

我没能问出阿婆的姓名,也不知她家住何方。只在燥热难耐的路口,接住一份不期而至的善意。

椰风轻轻拂过工地围挡,车流在引导下有序通行。黄皮独有的清甜漫开,冲淡连日暴晒积攒的疲惫。异乡筑路人守在麻章街巷,日日直面灼日与潮热,却不断遇见港城朴素柔软的善意。一城烟火温情,足以抚平烈日下所有辛劳,也让我慢慢读懂,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包容与温柔。(湛江作协)

四访赵树理故居

■张涛

太行巍巍,沁河潺潺。今年是人民作家赵树理诞辰120周年。日前,我有幸赴山西沁水尉迟村,寻访先生故居。车行太行一号公路,山风穿林,裹挟着跨越百年的文韵扑面而来。

一

初访故居,是在月夜。这座清乾隆年间的晋东南四合院,青砖斑驳,月色如水。我止步门前,迟迟未敢踏入,唯恐惊扰先生百年清宁。归途山楂硕果盈枝,三只麻雀栖于枝头。

我忽有所悟:多年伏案执笔,自诩心怀苍生,却始终困于书斋方寸,凌空落笔,脚不沾泥。真正的文学,该如麻雀栖于乡土枝头,似月光洒满柴门小院。那夜我俯下身,像一株谷子在夜露中弯下了穗,褪去书斋的浮躁与傲慢。

二

随参观团走进这座百年院落,只见院内陈设极简,木桌木椅、旧物老器,褪去所有文坛光环,只剩岁月沉淀的烟火暖意。阳光穿透木格花窗,西厢房内一张老旧木桌、一盏熏黑煤油灯静静陈列。寒来暑往,无数凛凛寒夜,他呵着冻僵的双手伏案执笔,写下《小二黑结婚》的鲜活浪漫,写就《李有才板话》的市井烟火。墙角陈列的锄头、箩筐,无声诉说:他从来不是端坐书斋的文人墨客,而是躬身劳作、扎根乡土的农民作家。

一生立志做“文摊作家”,不写阳春白雪,只作百姓可读的文章。村中老者

依旧亲切地唤他一声“老赵”,无文坛大师的疏离,唯有邻里乡亲的熟稔温情。此情此景,这声“老赵”比任何头衔都重。头衔是别人给的,而“老赵”是土地给的。一个人可以被时代加冕,但只有被人民记住,才算真正活过。

三

三访故居,是在午后。我独自踏入小院,与赵树理后人及村民聊起先生。村民吕万贵谈及赵树理,满是敬重:先生一生朴素随和,无半点官威架子,深得百姓爱戴。他终身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初心,以通俗质朴的乡土语言,让文学走出书斋,走上乡村的文摊,走进千家万户。

文学到底为谁而生?赵树理用一生回答——文学生于大地,长于民间,最终要回到人民手中。这不是姿态,而是信仰。他的文字根在田野,魂在人民。回望青砖老屋,太行长风穿院而过。一个人可以离开故乡,但故乡不会离开他。赵树理一生都在写故乡、写土地、写人民,因为他知道:所有的远方都始于故乡,所有的伟大都源于平凡。

四

临行破晓,我第四次奔赴故居。院墙外,一颗熟透的石榴悄然坠落。我俯身拾起,心怀虔诚,缓步离去。一枚石榴落地生根、化作春泥,来年便会抽芽破土。先生生于乡土,归于人民,将毕生文学理想种进泥土,化作一粒